

瞬间即是永恒

——从《另一种舞蹈方式》谈摄影与舞蹈的关系

□ 李宇宁

作为一名曾经的舞者,庞东晨的舞蹈摄影体现出他对舞蹈独特的审美和观点,在他的作品《另一种舞蹈方式》中,时光凝固了舞者那些转瞬即逝的刹那,使得惊鸿一瞥有了被长久注视的可能。

哲学家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曾经写道:“中国艺术共同的特点就是‘飞舞’的生命节奏,飞扬的舞姿与生动的情态正是中国传统艺术的精髓,而舞蹈则可以是中国艺术精神的外化。”舞者身体的优雅、张力、婀娜、线条是塑造舞蹈精神面貌和性格特征的艺术手法,而舞蹈的魅力在于舞者依靠肢体语言向观众讲述一个故事或传递一种情绪,我们会不时遐想那“流风回雪”的绰约风姿,那些长袖翩跹、脱尘超凡的曼妙形象。

在时空关系上,摄影和舞蹈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舞蹈中的舞者并非如摄影作品中所呈现的那样——在空间中摆出某个单一、特定的造型,而是处于一种不断运动的舞蹈过程之中。舞者根据舞蹈情节及个人情绪从空间中的一个位置运动到另一个位置,而摄影能够记录的只是舞者舞动的精彩瞬间,但这个瞬间只是舞蹈在时空中的一个切片。舞蹈如同音乐一般,本身是一个绵延的过程,这就如同欣赏一部交响乐一样,听众欣赏的是完整的旋律,而非其中的某个音符。

而摄影一直强调的是时间的瞬间性体验,自摄影术诞生以来,摄影的机械复制性赋予其强大的记录功能,也是因为这种记录的机械性,人们往往会认为摄影是客观的、纪实的,这对于后期摄影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种强

调摄影的客观性和纪实性的论调下,如何寻找时间、事物、事件以及环境之间的最佳瞬间成为摄影师们共同面对的问题,直到布列松提出了“决定性瞬间”才得以明晰。摄影的瞬间性是区别于绘画、电影及其他视觉艺术形态的特点之一,在布列松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被精心截取的时间片段,这些看似准确、逼真的瞬间画面往往会使人忽略画面背后断裂的时间流。

艺术是无法孤立存在的,一切对艺术的探索都出自于一种对自身存在进行体悟的内在需求,而每一种艺术形式的背后都有一种相应的时间观,这种时间观会直接渗透到艺术作品之中。

时间既是一个经验概念,又是一个哲学概念,人的情感体验始终贯穿于对时间经验的体验之中。对时间的研究和思考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认为时间是世界的运动形式,跟人的心理活动无关;另一种则认为时间是人内在心灵和意识的感受,且受人的精神影响而发生,与外在世界无关。我们可以理解为前一种是客观的科学时间观,而后一种是主观的哲学时间观。厘清物理与哲学上的时间概念及人的主观时间经验,是探讨摄影与舞蹈两种艺术形式语言本质特征的关键前提。

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在他的著作《理解媒介》中谈到摄影时曾说:“摄影实际上是抓住某一时刻将其从时间中分离出来,这正是照片的特性之一。”这句话指出了摄影不同于其他艺术形态的一个基本特征——摄影具有“凝固”时间的功能,而这种功能恰恰会使舞蹈的绵延过程在时空上产

生断裂。当舞者的动作在拍摄时被瞬间所凝固时,整个舞蹈便因与前后被切掉的时间流分离而缺少了某种对照,这必然会阻碍舞蹈整体所要表达的思想,而那些摄影的精彩瞬间很难承载舞蹈的精神所在。

对于舞蹈来说,时间并不是由一连串瞬间组成,而是作为一个连续性时空中的时间流来展示的,时间在舞蹈中是以一个过程的方式呈现的。在欣赏舞蹈的过程中,时间的延绵性被强调了,舞者的动作更像是从时间流中截取的时间段而非瞬间,这些时间段留给观者内心绵延不绝的意味空间。

作为一名舞蹈演员出身的摄影师,庞东晨对摄影与舞蹈的天然矛盾有着清晰而明确的认识。他的舞蹈摄影作品并不是舞蹈绵延过程的一个时间切片,而是通过与舞蹈家的合作,从摄影艺术的瞬间性特征出发,进行舞蹈动作的设计,将舞蹈过程中情感和情节的高潮时刻与摄影的决定性瞬间完美结合,回避摄影瞬间性与舞蹈绵延性在时空关系上产生的矛盾,从而使舞蹈的瞬间变成了永恒,将时间的凝固转变为意义的延伸。

《庄子·秋水》中曾记载庄子与惠子的关于“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濠梁之辩”,舞者周孟影则在舞蹈作品《涟涟有鱼》中栩栩如生地表现了一条东方美人鱼的活泼与灵动。在庞东晨与周孟影的合作中,他对舞蹈《涟涟有鱼》重新进行了编排,选择了舞者表现美人鱼游动、嬉戏、飞跃等高潮段落,以高速快门凝固时间流动。画面中的周孟影呈现出“矫若游龙”一般的舞姿,宛若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在天花流云中自由翱翔,飞扬的裙裾犹如美人鱼在水中快乐地游动。此刻,人与鱼合二为一,正如庄子所言:“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古人曾经记载过书法和乐舞相通的故事。唐朝书法家张旭擅长草书,有一次见到了公孙大娘在舞剑,忽然有所感悟,悟出了书法的真谛。庞东晨则从中国书法线条之美中反悟出舞蹈时间的绵延不绝,尝试将书法与舞蹈结合。在与舞者周丽君合作完成的影像中,庞东晨从舞蹈设计开始,将自身与舞者合二为一,他以舞者之笔,以影棚极简的背景为纸,以慢速快门与后帘同步闪光技术相结合,使周丽君舞蹈动作之间的停顿如运笔一般,慢速快门将摇曳的舞步无限延伸。动静之间,笔气淋漓,点划之间,似有似无,将书法的线条完美融入舞蹈之中。

周丽君舞蹈动作虚实之间的灵动,那仙袂飘飘的姿态,使得每



《另一种舞蹈方式》系列之一(舞者:周孟影)

庞东晨



《另一种舞蹈方式》系列之一(舞者:周丽君)

庞东晨

一个绝妙的瞬间不再是一个孤立的点,舞动如惊鸿一瞥,又如余音绕梁,像一种意识流的小说,或长句或短句,行止自在,不拘一格,绵延不绝,若断若连,成为曲折有致的艺术整体,使作品具有一种回环往复的音韵之美。

在庞东晨的舞蹈摄影之中,他刻意简化背景,营造空幻灵动的氛围。苏轼曾这样描绘这种美妙的境界:“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空灵的美妙在于它总是指向一种

无限的意义空间,而舞者对道具的使用更体现了这种整体性的意蕴,无论是水袖、尘粉或是丝线、长巾,都仿佛是舞者身体的自然延展,而不是对身体之外的器物的技术性使用。在舞蹈中,舞者清丽活泼的舞姿让人心旷神怡,眼前舞姿翩跹,“美人舞如莲花旋,世人有眼应未见”的惊叹也在舞者裙裾盘桓和袖舞悠然间涌上观者心头。

(作者系河南省职业摄影家协会主席)



《另一种舞蹈方式》系列之一(舞者:孙萌、刘星博)

庞东晨

厚土之上的结构美学

□ 叶明文

第一次看到叶明晓的《厚土》,很惊讶作品的气质:张弛适度,视野开阔,将叙事性与抒情性充分地结合起来,图像表面温和舒畅,照片内里却饱含人文的强度和厚重感。在此之前,对于印象中的陕西影像,或专注于叙事,或侧重于抒情,很少见到两者的美妙结合。

如果说照片就是一个人的映射,那么这样的照片,必然和摄影师的个性、经历有某种关联。叶明晓出生在艺术氛围浓厚的家庭,父亲是位画家,兄妹也从事艺术事业,他在妻子的支持下,很早就有了相机,自从进入陕西省摄影家协会工作,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换过岗位。性格注定他只会默默地拍摄,再将照片封存起来。他从来都不太愿意过多地露出自己,希望和酿酒一样,用时间来滋润自己的作品。即便是同事也很少看到过他的照片,而且他不停地拍摄,从未间断过,能做到这一点真的不容易。

《厚土》中的照片,全部取材于陕甘地区,时间跨度是20世纪初到之后的大约十五年间,地区跨度近

30个县。由此可见,叶明晓深爱这片拥有悠久历史的土地。几千年来,这片厚土见证了许多朝代的风云,孕育了灿烂的文化。或许是因为历史的背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真诚厚重,豪情豁达。他们似乎并不急于奔向潮流,情愿留守于家乡的一草一木。

如果把陕甘地区放在同时代的巨大变化中来考量,我们可以看到叶明晓的拍摄节点与时代的变迁: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由南方开始,到东部,再到西北部。陕北农村的重要变化时期和叶明晓开始拍摄的时间基本吻合,他努力用图像来反映一个时代。

在他的镜头下,乡戏、社火、劳作与家园生活场景,构成了陕甘乡土人文的核心,鲜活跃然在黑白之间,这一点始终贯穿在作品中。他是一位自觉的现实记录者,干脆是一位自觉的现实记录者,干脆是一位自觉的现实记录者,干脆是一位自觉的现实记录者。作为叙事记录的照片,他的镜头细节饱满贯穿,由无数细节和场景汇聚成宏大篇章。

《厚土》的记录描写,很平和,



陕西乾县,2015年,《厚土》系列之一

叶明晓

没有雕琢伟岸,没有强加苦难,唯有真切的生活原貌,并带有一丝淡雅的抒情。将叙事和抒情完整地结合起来,这样的火候,需要有内力的掌控。

《厚土》的照片很接地气,一方面摄影师在情感上贴近了他们,才能拍得到轻松深刻的照片;另一方面,从作品的视野来看,他的观

察方式,始终与被摄者保持足够远,或者说是不够安全的距离,这正好符合叶明晓中儒雅温和的性格,不轻易去惊动他人。这个距离丝毫不会干扰对象,照片中的人物活动都保持了独立和自然,仿佛不存在一个拍照的人。足够远的距离,产生的好处就是镜头可以纳入更多的土地信息,宽阔的背景恰好

为人物做了一个环境备注,让观者更方便地看到陕北的乡土气息,同时又摆脱了小景别叙事的紧迫感。

阅读《厚土》照片,很快就能感受到一种摄影语言的特征:以左右为切入点的照片,疏密有致,人物之间互为衬托并体现事件的关联;以前后为着眼点的照片,延伸有度,让叙事穿越广阔的陕北大地,呈现浓厚的乡土气息;以上下为描述点的照片,层次分明,彼此遥相呼应不可分割,传递乡村生活在起伏地貌中的丰富变化。这种摄影语言不是简单意义的构图概念,而属于不可多得的结构美学的典范之作。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是一方厚土的根本,亦如叶明晓的情怀:潜心耕耘,不重结果。这一次,感谢他珍藏多年的作品,具有抒情性叙事、远距离观察、结构美学三个重要影像特点,呈现了浓郁的陕北乡土人情,给中国纪实摄影带来一股春风。

(作者系摄影评论家、独立策展人)

底色访谈

让艺术与生命发生关联——看似是一个较为空泛的话题,但摄影家曾忆城却是一位实实在在的践行者。纵览曾忆城的创作生涯,多样化的作品风格无疑是其最大特点。从新闻报道摄影到时尚摄影,从私摄影到影像装置……当然,这些所谓的类别都只是标签而已,对于曾忆城来说,摄影一直都在变,改变的是自己在不同生命状态下,使用摄影的方式。

最近几年,曾忆城迷上了中国古典绘画。在作品《一时一地》淡淡的色调之上,除去枝丫、绿叶和飞鸟,画面被大量留白,逸品之气扑面而来。在之后的作品中,他更是登上黄山,与石涛面对同一片山水,用相机这个“现代的毛笔”挥洒属于自己的笔墨。

日前,“神遇·迹化”曾忆城个展在北京see+画廊举办,本报记者就艺术创作对其进行了采访。

让艺术关联生命

本报记者 马列

记者:最初,摄影吸引你的原因是什么?现在有所改变吗?

曾忆城:摄影提供了一种快速反应,可以将你在这个时间点的反应直接呈现。但摄影就是一个工具而已,随着人生命状态的改变,使用工具的方式也会随之改变。

记者:你在媒体做了很久的摄影师,那时已经开始拍工作之外的个人专题作品了吗?

曾忆城:我并没有把工作和个人创作对立起来。在20年前,去美术馆或者画廊看艺术品的人并不多,我比较早就意识到,杂志也可以是一个纸本美术馆。所以我在媒体工作时,会把一些行为艺术、装置艺术、电影艺术之类的东西引入到工作中去。贡布里希说:“没有艺术这种东西,只有艺术家。”杜尚说:“如果你愿意那么看,我的艺术可以是活着的:每一秒,每一次呼吸就是一个作品……”我想,生活和艺术从来都不是对立的,应该让生命成为艺术,而不只是总想着创作一件艺术品。

记者:与一些摄影师长期深耕某一种题材或风格不同,历教你这些年的作品,一个最大的特点恐怕就是风格的多样性了,你自己怎么看待这一点?

曾忆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也有很多选题拍摄了十年以上,当然也有十天、十小时的。记得十多年前,我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风格对我来说是有害的,如果非要一种风格,那就是“迎风漫步”。当时自己对风格这个词的理解还比较粗浅。现在看来,如果说风格是一种由内向外散发出的恒定气息,我想自己内在还是有这样的气息的,只是呈现形式会不一样。

记者:风格的改变与个人生命状态有关,也与使用摄影的方式有关,你觉得自己的作品仍然有一个内在恒定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

曾忆城:如果概括性的说,应该就是一直忠于自己的内心,一个内和外统一的状态。所以,变的只是形式,而风格便是我的生命状态本身。我生命状态在不同阶段的变化,既有来自内在的驱动,也有来自外部环境的影响。比如作品《一时一地》,拍摄的那几年家里发生了许多变故,我就不可避免开始考虑一些终极的问题。而且那时候我已经在海外做了很多展览,身处西方艺术世界中,我毫无疑问会开始思考自己的艺术语言是什么?自己的作品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应该是怎样的?这些追问也使我作品的形式开始改变。

记者:这次展览一共展示了三组作品——《互联江山》《一时一地》《树言》。其中最新作品《互

联江山》拍的是黄山,从其中我能明显感受到作品更重“意”,比较符合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你是有意回归这种传统吗?

曾忆城:我就是在这块土地成长起来的,传统的影响一直流淌在我的血脉中。其实今天很幸福的一点就是作为普通人,也能看到大量前人留下来的优秀作品,同时我们还能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头脑或者身体的旅行,使人看待事物可以更全面。

石涛说:笔墨当随时代。刚才说到摄影只是工具,这个工具跟毛笔之间有什么关系?它可不可以是一个现代的笔墨?我时时时刻刻都在提醒自己注意这些所谓的传统、所谓的东西方、所谓的媒介之间的关系。就像王国维说的:“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其实,只是有学无学罢了。

记者:在《一时一地》中,有一幅照片我特别喜欢——画面左侧一排树枝,上方有一只小鸟,其余全部留白。这样占据一边一角的形式是你常用的,很容易让我想到宋代的“马一角”和“夏半边”。采用这种图式,除了传统美学的考量,还有什么更深层次的意义吗?

曾忆城:借用王维的诗:“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我觉得他真是不得了,两句就把所有的话都说完了。他说的是时空的留白,也可以说是生命状态的留白。“天地外”,那个空间有多大啊。所以,图式只是一方面,蕴含其中的智慧更是不得了。

记者:在当代的艺术创作中,媒介的跨界使用非常普遍,很多人在形式上将摄影、书法、印章甚至宣纸等结合起来,但似乎那些作品本身依然没有抓住中国古典美学的精髓。在你的作品中,虽然简单,却好像反而捕捉到了一些。

曾忆城:很难简单定义中国古典美学精髓是什么,我只是一个践行者,但也不仅仅是在践行中国的古典美学。因为经常待在国外的原因,外部条件会时刻提醒我——追问关于身份和母语的一些问题。但当我已经看过博伊斯和杜尚的作品,难道他们不会对我产生影响吗?对我来说,他们都是地球上的一员,更重要的是不同的生命个体给我的启示是什么。

记者:所以你并不想要让作品简单回归传统美学,而是希望将自己吸收到的东西保留下来。

曾忆城:对,我要是回到一个人最基本的原点,作为一个个体,来呈现作品和我生命状态的关联。我会更在意自己实实在在的生活,随着自己生命的流动去走。对我来说,生命和艺术从来都不是割裂的。



《一时一地》系列之一

曾忆城